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十九、飛身行樹杪 獨力斬三凶

原來惡霸巴永富淫凶強暴，一向任性，毫無忌憚。自從虎女大鬧巴家莊，將公亮鐵漢救走，想起未來隱患，急怒交加，正率同黨滿山搜索逃人。不料虎女機警絕倫，又有兩隻通靈猛虎為助，吼聲時東時西，始終撈摸不著，空自急得暴跳如雷，無計可施。剛命人埋伏，假裝搜敵，暗中察看虎女動靜，忽然接到山口信號，又有守山的人來報，同黨花五大爺同了劉二相公率領大隊驕馬來此拜望。巴賊起先為了東山諸俠是個未來強敵，自知黨羽雖多，照著那年打狼所見，非但東山諸俠未必能敵，便香粟村中許多壯士也非易與。既防後患，又貪香粟村物產豐富，多年積蓄，村人都有餘財，想要驚奪，特意趕往城中，約請以前勾結的兩個有力同黨，意欲把人請到，突然發難，大舉進攻。

不料花、劉二賊本是郎舅內親，一向狼狽為奸。花賊更是老奸巨滑，平日自往山東路上做那強盜生涯，卻令劉賊假裝紳士，隱居澄城做他窩主。另在中原諸省設下許多黑店分寨，終日殺人越貨，無惡不作。因其狡猾異常，形跡隱秘，為害行旅雖有多年，從來不曾失風。

江湖上有名的惡賊巨盜都通聲氣，心思刁巧，從不肯做那犯險的事。劉賊和巴賊交往多年，一聽東山那樣富足，本來動了貪心，加以情面難卻，雖然滿口答應，無奈花賊聽說有關中雙俠在內，知道難惹，不敢冒失。劉賊覺著答應人家，不好意思反口，始而推說敵人太強，人未約齊，非有把握不便下手。

巴賊知對頭厲害，並未勉強，就此拖延下來。依了二賊本心，近年聲勢越盛，殺人太多，惟恐一擊不中樹下強敵，不敢造次。到了本年，巴賊幾次親往約請，劉賊推無可推，乘著花賊回來避風，互一商量，覺著交代不過。

正打算乘著劉賊八月十七生日做壽，平日所交同黨均要趕來，到時巴賊約上幾個能手去往東山一試。作為外來強敵，成功更好，否則也不致使巴賊受累。主意打定，正命人準備大放花燈，接待這些江湖同黨，大舉慶賀。

忽接同黨密報，省城官府因接山東、河南緊急公文，說：大盜花五和劉賊同黨，一個縱橫江湖殺人放火，一個坐地分贓勾結官府，無惡不作。新近濟南府捉到花賊手下徒黨，供出真情，特請發動官兵會同捉拿，歸案嚴辦。並說二賊是兩郎舅，武功甚高，同黨極多，厲害非常，必須多調官兵，出其不意，方可成功。

已在暗中準備就要發難等語。二賊聞報大驚，正要命人往探，又接省城所勾結的官吏密函，說是本來早要發動，只為聽說二賊勢力太大，官府庸懦，不敢冒失，意欲挑選一些強兵健卒假扮商人暗中下手。事前連地方官也不令知道，這才延緩下來。二賊知事緊急，無法挽回，只得連夜召集同黨分頭行事。

一面通知各路同黨不要前來；一面變賣田產晴中成交，並將多少年來所搶劫的金銀財寶偷偷運走。因料各地官府俱都接到公文，並還調動官兵，事已鬧大。手下的人太多，還有許多妻妾不易隱避。想來想去，只有黃龍山巴賊莊中隱藏最好，並還可以照著巴賊心願，將東山香粟村強奪過來，做一根基，便把人分成幾起，往黃龍山偷偷繞來。

除花、劉二賊和僅關路上有各大盜方家五鬼而外，還有南山豹唐同、淫賊雙菊花父子師徒老少三人，都是江湖上有名的兇人。後面另有二三十個有名人物也要陸續到達。巴賊得信大喜，剛把信號發出，花、劉二賊已帶領大隊人馬隨後趕到。當時連敵人不暇搜拿，竟將群賊迎進莊去。次日天才剛亮又有二十多個賊黨趕到。

巴賊覺著聲勢大盛，高興非常。只顧款待群賊，徹夜勸宴，連所搶民女張金娃也無心逼好。賓主雙方都是興高采烈，得意洋洋，準備等人到齊，商好下手之策，便去攻打東山。

林蓉見莊中來了許多賊黨，內有不少年輕淫賊，甚是擔心，日常守著柔雲藏在小樓之上，本不敢在人前走動。不料乃姊林鶯自從受傷殘廢，臥床不起，頭兩天已賊還往房中看望了兩次，後來便不再見面。昨夜一場大火，不是解救得快，幾乎葬身火中，就這樣，後來還被燒去一角，除林蓉事後回了柔雲前往慰問而外，巴賊面都不見，越想越傷心。

天明之後聽說來了許多賊黨，內中還有不少熟人。如照往日，巴賊必請自己下樓與來客相見，幾個帶有家眷的老友還要陪上樓來說笑敘闊。眼看將近中午，人影皆無，想起以前思愛情景，萬分悲憤，想將林蓉喊去詢問來者是誰，以及昨夜追敵經過。林蓉得信不敢不來，剛由花林中悄悄繞到樓上，姊妹相見，談了幾句。

林蓉見乃姊人已憔悴不堪，滿面悲苦，流淚不止，心正難過。忽聽樓梯響動，因乃姊正談到傷心之處，知道巴賊在前面陪客，只當所用下人，一時疏忽，沒有留意。等到警覺，來人業已走進，正是巴賊同了男女老少五個賊黨，忙想退避，已自無及，只得分別招呼，心中愁慮，連姓名也未聽清。因見內一油頭粉面的少年鬢邊插著一朵粉紅菊花，不時賊眉鼠眼朝她注視，正自氣憤。

林鶯看出妹子窘急，借故將其支開。林蓉剛一避往後房，便聽內一老女賊要代賊黨作媒，乃姊正在設詞推托。正急得心裡怦怦亂跳，巴賊便陪來客走去。心想這裡都是豺狼，不可久居，再不設法脫身，性命難保，勉強陪著乃姊談了一陣，打算試探著明言心事，乘著夜來觀賞花燈，假裝陪了乃姊下樓看燈，稍有空隙便同逃走。

巴賊忽然走上樓來，先朝林蓉上下打量，看了又看。

林蓉料知不懷好意，方要告辭回去，竟被巴賊攔住，笑說：「妹妹這樣美貌，真比你姊姊還要好看，如肯嫁我，連你姊姊老來也有照應。如其看我不上，嫁我的好友也是一樣，由你自己挑選，你看如何？」

林蓉聞言心膽皆寒，正想拼命，忽聽林鶯朝著巴賊急呼：「你這樣逼她不行，須要聽我的話。快些過來，我有話說。」

巴賊原因平日為林鶯所制，不敢動強，又經雙方言明，只不逼他妹子，以後隨便納妾不再過問，覺著從此可以隨意行樂，耳根清靜，林蓉又隨時戒備，難得與之對面，這才保得無事。可是巴賊的心始終未死。林蓉平日都是粗衣粗布服，脂粉不施，雖然容光不掩，不加修飾到底也好一點。

當日因是八月中秋，柔雲心中煩悶，打算夜來賞玩花燈，再三勸說：「今日中秋佳節，我們又不往人前走動，有何妨礙，如何連衣服也不換一件？」

林蓉知她一向任性，不願人家違背，只得勉強答應。柔雲強著她換了兩件新衣，剛剛穿好，林鶯便令人來喚去，致被巴賊看眼裡，不由勾動前念。加以林鶯重傷殘廢，業已變心，哪還有什麼顧忌？本想客去之後向其調戲，不料會被同黨淫賊看中，姊妹二人這一推托正合心意。將人送往前廳，立時趕回，因欺林鶯殘廢，竟不由分說，當面調戲起來。

林鶯本黨丈夫無良，常時悲憤，再說這等淫凶狂暴，越發咬牙切齒，心中痛恨，知道妹子天性貞烈，外和內剛，對這姊夫畏如蛇蠍，屢次以死自誓。照此情勢，早晚難保。想起幼喪父母，在江湖上奔走多年，受盡艱難辛苦，因覺苦樂不均，殺人太多，當時優疑。仗著容貌，打算嫁一圈外的人，免得將來事敗，身受官刑，所以許多綠林中的英俊少年向其求婚均未答應。

後來遇見巴賊，百般獻媚，雖然是個二房，但以正室之禮相待。心想，對方富家公子，這樣情深，可以終老。所居又在深山之中，樣樣合意，便嫁了過來，沒想到上了大當。丈夫雖非綠林中人，所行所為竟比強盜還要狠毒，貪淫好色，橫暴已極。心雖不免悔恨，無奈木已成舟，不能挽回。

總算巴賊愛她美貌武勇，還不敢十分任性，強搶民女都是偷偷摸摸。先還勉強相安，後見丈夫無法管制，再要吵鬧下去必生惡感，又聽妹子苦口力勸，只得認命。雙方說好，任憑丈夫搶人納妾，不再過問，但不許對妹子無禮。初意自己這一生業已拉倒，同胞骨肉只剩這個小妹，正打算遇機借故帶往山外，為她物色一個佳婿。

不料打獵受傷，跟著又遇刺客，重傷殘廢，早就料到丈夫味良，以後光陰更加苦痛，意欲求死，哪再見得巴賊當面胡為、不禁

怒火上攻，把心一橫，決計拼了性命保全妹子清白，忙喊巴賊過去商量。

巴賊色迷心竅，以為林鶯自知殘廢，不能再得自己歡心，想拿妹子討好。又料林蓉網中之魚不怕她逃上天去。以前不過受制悍妻，不敢妄動，此時已可為所欲為，就被溜走，也尋得到。

聞言便把房門一關，走將過去，哈哈笑道：「你早就該答應我姊妹二人同事一夫。你如勸她好好答應，以後待你還是一樣；如另娶一人，你就打入冷宮，就吃苦了。我的脾氣你還不知道麼？」

林鶯見巴賊答話那等凶狂，業已氣得心裡都抖，表面卻不露出，從容笑道：「你坐到床邊來，她年輕怕羞，照我所說必有指望。」

巴賊初意林鶯不會答應，必要吵鬧，雖然欺她殘廢，色膽包身，到底前面來客好些均與林鶯相識，還有一點顧忌。及見事情順手，心花怒放，又見林鶯下半身蓋著一條薄被，傷處業已遮沒，斜倚枕上，笑語如花，還是那麼美豔，多日未見，也自勾動舊情。

暗忖：連日追敵待客，連新搶來的美女均未成事，已有兩日不近婦女。可惜她一腿已斷，臂已受傷，否則，此時先拿她殺一殺火。心中尋思，便往床邊坐下，心想安慰幾句，稍微與之親熱，以便為他出力勸說林蓉答應。剛把頭一低，往臉上親去，哪知林鶯死志已決，身雖重傷不能行動，一身武功尚在，自備傷藥又極靈效，已養過好幾天，除腿斷不能跳縱而外，別的多快復原，和好人一樣；又是立意拼命，想要保全妹子，一動手便是辣的。

巴賊往前一湊，正合心意，口方喊得一聲「親親」，猛瞥見林鶯玉容慘變，兩條臂膀往上一抬，冷不防便將巴賊連肩帶臂一齊抱緊，口中急呼：「蓉妹，我與這禽獸拼命，你還不快些開門逃走！」

巴賊聞言知道上當，暴怒如雷厲聲喝罵，一面掙扎想下毒手。無奈林鶯是個行家，上來沒有防備，用的又是死力，一開頭便將巴賊雙手封住，宛如上了一條鐵箍，口中喊完，便張口亂咬。巴賊空自急怒交加，被其纏緊，無法脫身，一個閃避不及，竟將面頰咬碎了一塊，由此便在床上扭結起來。

林蓉氣憤頭上，先聽乃姊口氣，還當真個沒有骨肉之情，想討巴賊的好。悲憤情急，也橫了心，情知逃走不脫，一手伸入腰間暗取弩箭，準備拼命；行刺不成，立時反刺咽喉自殺。一見巴賊走向床前，正在乘機下手，拼著一條命不要，為土人除此一害，等賊黨追到，再行自殺，忽然起了變化。

才知乃姊好心，方一遲疑，忽又聽林鶯厲聲急呼：「妹妹再不逃走來不及了。不要管我，也不要殺這禽獸，自有他的惡報。你如行刺便宜了他。柔雲得知決不幫你，怎能逃走？」

林蓉心中一動，慌不迭開門逃走，走出不遠，想起姊姊命必難保，正自憂急，打算回去殺死巴賊再逃。忽見柔雲尋來，知已無望。

略一尋思，忙即搶上，急呼「姊姊救我！」

柔雲從小愛武，又喜江湖打扮，平日兵刃暗器難得離身。當日又聽林蓉勸說：「今日來客多非善類，我姊妹最好不要出去，否則兵刃必須帶上。」

方才因在樓上遙望，各處張燈結綵，甚是繁華富麗，意欲不等天黑，先往湖蕩兩岸無人之處看上一會兒，順便指點惡奴將那許多花燈分散開來，不要密層層聚在莊前一帶，顯得俗氣。約好林蓉同行，忽被林鶯喊去，久等不耐，便尋了過來。一見林蓉氣極驚慌之狀，料是受了乃姊欺侮，驚問何故，林蓉忙拉柔雲繞著樹林，走往山口一面。先不開口，後來柔雲邊追邊問，已快生氣。

林蓉四顧無人，方始忍淚說道：「你哥哥又來逼我，正和姊姊爭吵，被我逃了出來。此地已無法再留，如念平日姊妹之情和今朝所談心事，便請放我一條生路，將你這口寶劍借我一用。」

柔雲對於公亮雖是滿腹悲憤，恨他薄情，因雙方並未明通情愫，林蓉再把虎女昨夜走時口氣代為解釋，說：「虎女雖和公亮同騎而去，以後公亮並未同來，只虎女一人騎虎來此，大鬧了一夜。照此情勢，決非公亮愛侶，至多是個投機的女友，否則不會那等說法。自來心堅石也穿，烈女怕郎纏，何況是個男子。」

「姊姊又生得如此美貌，想是本來有情於你，因恨你哥哥，雙方已成仇敵，不能再作婚姻之想，不便向你求婚。他不肯誤己誤人，累你兄妹成仇，正是他的好處。以前不肯向你表示意思便由於此。這一翻臉自更無法開口，怎能怪他？虎女要是他的情人，患難之中冒險來此救他，怎會一句親熱的話都沒有。」

「姊姊年已成長，好容易遇到這樣英俊少年，不問對方如何，到底沒有對面開口，好歹將人見到，索性明說心事，問出真意，再作計較。這樣負氣，萬一真是為了你哥哥，豈不冤枉？你如不好意思，我情願代你前去，也是一樣。」

柔雲不知群賊到後，林蓉看出形勢緊急，豺虎穴中難與同群，想要借此脫身，不由又活了心。本來商定過了十七來客壽辰，看完花燈再去。林蓉雖恨不能插翅飛走，但非柔雲相助萬難脫身，再說恐生疑心，暗中叫苦不迭。打算這兩三天不往人前走動，柔雲偏要叫她同看花燈，乃姊又命人來喚，心中愁煩，連兵器也忘了帶。

此去東山長路跋涉，又有森林猛獸之險，身邊雖有暗器小刀，決難應付。正在惶急，恰巧柔雲尋來。因料乃姊傷重力弱，久必難支；巴賊心恨意毒，決無夫妻之情，必將乃姊慘殺。只一脫身或將同黨惡奴驚動，定必追來，此時危機瞬息，絲毫不敢延遲。柔雲雖和自己一路，向來心情不定，如知真情就許當時翻臉，幫助巴賊同來加害。

這才假裝驚惶，逃出一段，再說經過。巴賊被林鶯抱住拼命之事都未提起，柔雲一向心軟，果被說動，先將寶劍連同鏢囊一齊解下。林蓉遙望谷口，快要繞出，寶劍暗器業已到手，總算過了一關，前途不知藏有許多危機，越發加急前馳。路上雖遇惡奴打手走過，因二女常同出山打獵，又是主人之妹，均未在意，只看了兩眼，便對面錯過。

林蓉惟恐走得大慌引起疑心，每一遇人便故意說道：「我們今日非將這東西打到，回來待客不可！」一面又用聲東擊西之策，人往東山，故意說往別處，以便事情洩露，好引賊黨撲空。

等到走出谷口，想起巴賊行同禽魯，慘無人道，恐柔云為她受害，又防蹤跡被他發現，假說逃往山外龍尾壩，走往長安尋人，不說要往東山，力催柔雲回去。柔雲本想托她帶話，聞言失望，忙說：「你不去東山，如何代我探詢？」

林蓉知道把話說錯，想了想，把心一橫，答道：「昨日我和公遐本約長安相見。為報姊姊對我情義，先往東山一行本無不可，我這是為你去的，萬一令兄與家姊反目，隨後追來，你卻要幫我到底呢。」

柔雲忙答：「那個自然，莫非你還不相信我麼？」

林蓉哭道：「並非不相信你。那禽獸總是你的哥哥，你如能有決心，這樣萬惡之地就此脫離，便不肯大義滅親，隨我一同逃往東山，公亮便是鐵人也要感動。我看他對虎女雖好，和你一樣並無成約。姊姊這樣美貌多情，棄家出走，冒險相從，事情十九有望。不怕姊姊多心，此時實是你的重要關頭，還望打定主意才好。」

柔雲想了想，答道：「萬一這薄情人沒有良心，和那犄虎丫頭有了成約，我以後如何做人？再說我好些貴重東西也未帶走，還是等你回信再說，我決不壞事便了。」

林蓉知其習氣太深，心志不堅，聽平日口氣雖想嫁與公亮，成婚之後還要想勸對方移居城市，度那富人生活，連香粟村那樣同力合作的安樂歲月都非所喜。當日明是她的機會，偏生顧慮太多，又想著那些身外之物，仍是不捨有錢人家不勞而獲的豪華生活。就這一樣，公亮先就不會要她，何況還有一個虎女在前，自己到了東山，任多為她用心也無用處。想到這裡，知其無可挽回，只得先顧自己再說。

一見柔雲還在追隨不捨，想要多帶一點纏綿淒怨、表示愛情的話，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。暗忖：你說得多麼情深，人家與你心志不投，一句也聽不進去，不能共患難勞苦，專想恩愛歡樂，哪有此事？

當面不便說破，又聽莊中來路已有信號發動，越發情急，慌道：「姊姊當局者迷，我見人之後自會相機行事，只比你說得更好，還不會失你身份。後面已有人追來，再不回去你也受累，如蒙全力相助，請不要回去，假裝打獵，先往北面樹林一帶為我誘敵，耽延他們一會便感恩不盡了。」

柔雲也聽信號連連發動，一見人已送到兩山交界，前面只有幾處散居的土人，有一處守望的惡奴也可繞道避開。因對林蓉尚是好意，當時應諾，便照所說行事，往北面樹林中馳去。柔雲一走，林蓉如釋重負，仗著路熟，繞過惡奴守望之處，徑由樹林中加急往前馳去。

林鶯所居樓房又高又深，傷病避風，門窗緊閉，樓前一帶又偏在莊後，平日不許男子往來。所用使女雖多，一見夫妻打架，全都膽寒心跳，沒了主意。巴賊急怒攻心，只顧厲聲喝罵，想下毒手慘殺林鶯，始終忘了喊人，眾使女全都守在房外不敢走進。林鶯自知不能活命，用足全力將人箍緊，死也不放。

先還沒有想傷巴賊性命，只想拖延一點時候，放妹子逃遠一點，再行自殺。後聽巴賊毒口咒罵，要將她碎屍萬段，判骨揚灰，想起平日仇怨，不由生出惡念，才想與之同歸於盡。冷不防一口照准咽喉咬去。哪知巴賊先被她咬了一口，看出雙方拼命，早已防到，猛將頭頸一縮，用下巴對準腦門猛力一擊，林鶯立覺頭腦昏暈，氣力也自不支，知道一落毒手，所受定必殘酷，用足全力，就勢把頭一抬，雙手一鬆，往前一推。

巴賊本在用力強掙，驟出不意，只聽喉嚨叭噠連聲響過，床欄杆竟被壓折，人往床外翻跌，床也坍塌。剛要負傷縱起，林鶯更不怠慢，回手由枕旁拿起平日準備自殺的一柄小快刀和一筒弩箭，方覺手軟，巴賊已怒吼一聲縱撲過來。知道報仇無望，左手弩筒顛巍巍往外一揚，剛發出了兩枝，右手業已橫刀回刺咽喉，一聲怒吼，便死在床上。

總算手軟沒有準頭，否則巴賊也是不保。巴賊恨毒林鶯，劈開林鶯的手將刀奪去，在死人身上亂刺了幾下，匆匆敷好傷藥，方始趕出。到了樓口，想起當著許多遠客，事太丟人，重又回身，用被單將死屍蓋好，喊來幾個心腹惡奴，令其備棺掩埋。忙亂了些時，忽然想起林蓉，初意不會逃走，必是往尋妹子暫時躲避。又耽擱了一陣，方始命人往喚，先聽回報二女不在樓上，因聽林蓉寶劍衣物均在，仍未想到人會逃走。

過了一會，那向林蓉求婚的淫賊托人來討回音，二次命人尋找二女，四下一問，才聽另一惡奴說在谷口遇見二女往外飛馳，一算時光業已走遠，不禁怒從心起，忙發信號，傳令各處山口不許有人通過。一面向眾聲言說林蓉刺殺乃姊，抽空逃走，自己也為所傷。正要親身追趕，不料傷口進風，腫起老高，還要醫治，當時急怒交加，暴跳如雷，二次向眾賊黨發話，無論何人，只將林蓉擒回，正憑心意處置。

那求婚的淫賊正是雙菊花中最厲害的一個，忙和幾個賊黨連同惡奴追將下去。這幾個耽擱，林蓉雖然走遠，暫時未被追上，無奈東山不曾去過，地理不熟，未了仍被迫上。本來還可無事，巴賊先未想到人會逃往東山，只為柔雲途中被惡奴追上，說林蓉行刺，巴賊受傷甚重，誤信為真。

又知兄長性暴，如有誤會，難免反目，一時膽怯顧慮，竟將林蓉迷路說出，並還推說先並不知此事，因和林蓉約好打獵，中途被她溜走等語。惡奴立時追上賊黨，指點途向，一面命人回莊報信。賊黨腳程本快，內有數賊無意之中又抄了一條近路，竟先追上。總算林蓉機智，武功頗好，先追上的三賊本領均不甚高，苦鬥了些時，竟將三賊用暗器打傷了兩個，方得抽空逃走。

當地已離香粟村不遠，賊黨原分幾路相繼追來，頭一起三賊剛剛打敗，後面的又追了過來，人數更多，武功也強。林蓉一路閃避逃竄，且戰且逃，業已饑疲交加，路又走錯，等繞到香粟村外橫嶺左近，賊黨也由別處亂竄追來。總算遇見救星，發現前面嶺上有人喝問，料是香粟村中防守的壯士，忙即大聲求救。

後面賊黨恰巧追近，再一喝罵，所說都是污穢不堪的下流言語。防守的人不等林蓉說完，業已看出，一面發動警號，一面上前迎敵。跟著寇、秦諸俠隨後趕到。另一面，秦正、秦萌等叔姪數人同騎快馬，繞路前往兜截。剛到前面，便遇見好幾個惡賊正在動手，虎女、公亮同時趕到，將所有賊黨全數殺死，把人救進村來。林蓉雖因畏懼賊黨，不曾出面，連名姓都分不清，但聽柔雲說過，當日來的除花、劉二賊、方家五鬼和雙菊花師徒、南山豹唐同之外，還有洛陽白馬寺凶僧瘦彌勒法象、鐵指僧顯空師徒和山東濟寧州桃花莊主惡閻王金抓無敵陰十五、小猴王龍天秀等有名人物。

有的是由劉賊家中起身，有的是來此避風，並想將香粟村強佔了去以作巢穴，定在八月十九過了劉賊生日人齊之後再行大舉。此時還有許多惡賊尚未趕到，至少要到明日夜裡才能到齊。

婁、秦諸俠聽林蓉說完前事，知道賊人能手甚多，不是易與。

公明首先笑道：「今日總算便宜，將他內中一個最厲害的老賊連他兩個狗子惡徒一齊除去，動手時要少好些顧忌。否則他們人多，一旦尋上門來，村中的人如與單鬥，未必能是對手，豈不討厭？今夜我們同度佳節，不犯為了賊黨敗我清興，明日就不大舉也要使他知道一點厲害。」

虎女笑道：「大哥之言有理，否則，他人未到齊偷偷下手，還當我們怕他呢。」公明知她性做好勝，聞言才放了心，隨又談起解救張老和乃女金娃之策，商計了一陣，便談以後重新結盟，一同開墾隱居之事。虎女始終不曾再提前事，快要吃完，虎女忽說要和眾人步月遊玩全景，並想尋一好地方，自己動手，和眾人一樣，蓋上一所小房子，以為將來隨時下榻之用。眾人都巴不得她常住香粟村，與公亮結為一雙佳偶，聞言全都贊好。

當地風景本來清麗，又當中秋夜月，碧空澄霽，月光如畫，到處花影扶疏，桂香濃郁，一路觀賞說笑遊玩過去，全都興高采烈，相逢恨晚。正走之間，公亮回顧，公亮、秦真忽然不見。眾人在席上業已重敘年庚，分了長幼，暫時仍按年歲大小以兄弟姊妹相稱，等到公明另一好友到來，再行正式結拜，公亮自是欣慰。

一見二人忽然退去，笑問：「三弟、七弟何時走開？」

公明笑答：「他二人一向行事言出必行，想是方才答應崖上防守的人，去和他們同飲賞月，後被大家攔住，此時前往應典也未可知。」

秦萌接口道：「我們只顧賞月說笑，忘了去看他們。今夜殺死許多賊黨，巴賊未必甘休，難免派人來此生事。雖然各處山頭有人守望，照方才蓉妹所說，敵人黨羽甚多，內中頗有能者，尹大哥屢次說來，日前七弟和萌姪去往長安曾與相遇，雖有中秋前後來此之言，今夜未見趕到，只恐還有數日。」

「我們這裡會劍術的只大哥一人，萬一白馬寺兩個凶僧提前趕到巴家莊，就許熱鍋炒栗子，當時來此攪鬧。前在長安曾聽雲老前輩說起凶僧師徒厲害，比今日所殺老賊還凶得多，不是精通劍術的人恐非敵手，我們小心些好。」

說完，正命秦萌、秦成兄弟二人分別去往谷中探看，一面傳令眾人，賊黨如來侵犯，正是時候，務要小心守望，發現來人，速發信號報警，不可輕敵。

秦氏兄弟還未轉身，虎女忽然笑道：「三哥真個氣人，他是主人，說好和我同遊賞花玩月樂上一夜，如何中途溜走，我尋他去，就便去往前途，察看有無賊黨蹤跡。莫要我們今夜不去惹他，賊黨反來尋我晦氣。」

說罷，張口一聲清嘯，跟著便聽山風大作，一隻大虎飛馳而來。

公明笑問：「四妹，你和三弟連日勞累，莫非今夜都等不及，就要去往賊巢動手麼？」

虎女隨口答道：「我倒並不一定今夜趕去。阿黃已被三哥、七弟騎走，如我料得不差，只恐他們比我還想多事呢！實不相瞞，本來今夜我想去尋巴賊晦氣，後聽還有許多惡賊未到，意欲等他到齊一網打盡，或是先給他報一個信，將那十多個人頭掛上。又見這裡風景甚好，打算將來隨時來此住上些日，業已打消前念。」

「不料他二人搶先下手。分明三哥日前被巴賊擒住吃了點虧，心中有氣。方才路上我無意之中說笑，又認了真，意欲前往一試。他常對我說：都是至好弟兄，只七弟一人和他最是情投意合，年紀最輕，本領又高。」

「方才席上便見他們低聲耳語，後來同出賞月又走在後面，十九去往賊巢犯險。休看三哥久住本山，賊巢地理恐還不如我熟，事情大險。最好由我追他回來，要去明夜大家一同前往，索性鬧他一個大的。」

說時，那只大虎已然趕到，虎女不等公明回答，縱身一躍便上虎背，朝著眾人揚手微笑，說聲「我去追他二人回來」，回手一拍虎頸便穿林而去。只聽林木蕭蕭，花葉翻飛，一路煙塵滾滾，一人一虎晃眼繞著湖岸柳林，連閃幾閃，便往谷口一面飛馳而去。

公遐笑說：「這位雲四妹真個奇女子。我想三弟和她情分甚深，有事應先商量，不會為了兩句戲言，一時負氣，約了七弟同往賊巢犯險。方才見四妹席上神情好些可疑，莫要乘著三弟不在，單獨趕去。她本領多高到底寡不敵眾，巴賊恨她入骨，稍有失閃，凶多吉少。大哥劍術已臻化境，成了劍俠一流，還望早打主意，為她接應才好。」

公明眉頭微皺答道，「此女天性剛強，不聽勸說；所騎的虎其快無比，人力決難追上。可惜尹公超兄師徒今日未來，否則也好一點。尹兄在此固不必說，他那愛徒伊萌與秦家二姪同名，天生怪相，也有驚人本領，能夠先來也好得多。我料四妹此去，不問三弟、七弟是否如她所料，均非前往犯險不可。」

「賊黨人多勢眾，都是強敵，休說白馬寺凶僧，便南山豹唐同和方家五鬼也都有名兇人，她一人多大本領也難得勝。雖有靈虎為助，到底可慮。非但我要前往接應，便是諸位弟姪也要分出數人同去，才夠分配。人是越多越好。這裡防禦雖嚴，無論男女老少都會一點武功，內中頗有能手，無人主持也是不行。」

「我意欲請五弟和寇賢弟夫婦為主，以防賊黨萬一連夜來犯。我和秦萌、秦成隨後趕去。三弟、七弟如尚未走便與同路。二位賢弟以為如何？」

公遐一則初來，村中形勢人力俱不深知，又見林蓉暗中以目示意，令其同去，心想，村人尚武，最重遇事出力，以後還要在此久居，強敵當前，如何在此坐守？雖然本領不如婁、秦諸人，也須隨眾出力才合情理。

忙接口道：「小弟初來不熟，留守在此毫無用處。雖然本領不濟，隨同大哥同去奉命而行，許能稍效微勞，不知可否？」

林蓉忙接口道：「此言有理。你在此並無用處，妹子如非傷還未愈，人未復原，也跟去了。這口寶劍乃柔雲所借，十分鋒利。力氣稍大，尋常刀劍均可斬斷，何妨帶去一試。」

公明略一尋思，笑笑：「賊黨人多，不少強敵。此去全憑智取，本無須和他明鬥，公遐弟同往無妨，可照我所說行事，帶上幾個村人騎馬趕去，快到兩山交界，如未發現四妹、三弟他們騎虎趕回，可將馬藏起，照我所說埋伏待機便了。」

隨將計策告知，改令秦正主持，將全村好手召集攏來，分頭埋伏，加緊戒備，封鎖人口。一面準備鏢矛弩箭，擇險防守。居高臨下，敵人多大本領也無用處，只不被他攻進，至多天明，去的人也必趕回。

如能借此一舉寒了敵膽，把昨日所殺敵人都推在虎女身上，使其疑神疑怪，由明日起再設下幾道埋伏，使這些惡賊來一個死一個，有兩三次來賊失蹤不歸，便可將他鎮住些時，自己也好相機準備。

今夜所為看似行險，實則反客為主，深合兵法虛實相生、以少勝多之妙，可惜還差兩個能手，不夠分配，是否能如人意還拿不准便了。

眾人原是邊說邊走，腳步甚快，業已走到方才湖邊桂樹之下。秦正取出竹笛一吹，便有兩名壯漢當先迎來，說了幾句轉身馳去。跟著，又添了三人六馬一同趕到。公遐業已領得機宜，匆匆和婁、秦二人作別，並勸林蓉早點安息靜養，要過寶劍鏢囊，騎上馬背，一聲招呼，同往谷口馳去。出口時，聽防守的人說，公亮。秦真先並不是探敵，只為秦真童心未退，強著公亮月下騎虎出遊，本意去往前途嶺上稍微眺望，和守望的壯士談上幾句便趕回來。

不料剛走不久，虎女忽然騎虎欲出。防守的人只說三人一路，便將谷口開放。跟著公亮、秦真趕回，聽說虎女前往尋他，料其借故犯險，不禁大驚，連谷口也未進便追了去。雙方正說之間，忽聽遠遠傳來虎嘯，公遐料知三人兩虎尚未走遠。見馬甚快，忙率同行五壯士縱馬趕去。

公遐平日好武，到處訪求名師，人既聰明，又最虛心，肯下苦功，比起婁、秦弟兄四俠雖然不如，武功頗有根底，更打得一手好暗器，善於騎馬。平日也頗自負，少年氣盛，昨夜想和公亮一路，被虎女、公亮拒絕，心中未免不快。因是初交，自知本領不如人家遠甚，只得退去。

後在途中回顧，虎女、公亮雖然不如，像柔雲那樣自信能夠應付。後來睡足起身，接到前山傳來的信號，隨同秦真趕去。因見林蓉受傷，為賊黨所困，一時情急，搶先出手，雖然將人救下，仗秦真相助，將淫賊雙菊花殺死。事後想起，覺得秦真尚未成年，這樣高的本領，東山諸俠本領都比他高，處處相形見絀，好生慚愧。

後來雙方訂交，非但彼此投機，諸俠對他極看重。公明在盤問學業時更毫不客氣，先後指點兩次，長了不少學問。聽公明說，師傅本領無論多高，均須實地演習，所遇敵人越多越好，越強越長見識。應敵之際，第一是要心眼手合成一體，手無虛發，氣要沉穩，才能以弱敵強，以柔克剛，以虛御實，以靜制動。

公遐人本機智，立被點醒，公明再一盡心指教，越發感奮，悟出好些道理。初意初次結交到這類英俠之士，既是知己之交，遇見強敵當前，便應惟力是視，不該畏難膽怯，袖手旁觀，才告奮勇，想要回去。及聽公明指示機宜，雖命隨同前往，只作疑兵誘敵，暗中觀察形勢，表面相機而行，實則無須真個動手。

先還覺著無事可做，不能出力，既一想，婁、秦諸俠全部至誠義氣，必是看出自己不行，又不願露出輕視之意，才命自己做這無關輕重之事。良友好意不便強為其難，且等到時再說，好歹也把力量盡到，免得形同虛設。

主意打定，到了路上暗中留意，同去五人武功暫時雖看不出，馬都騎得極好，地理又熟，所行全是山僻小徑，躡山過澗其急如飛，那馬經過訓練，到了險地也不必用人費力，轡頭稍微一拎，相隔兩三丈，輕悄悄便縱越過去。不消片刻便繞走了三四十里。

因那虎嘯只初上路時聽到過兩三次，好似二虎前後呼應，相隔頗遠，以後便無聲息。初意馬行絕快，多少能夠望見一點影子。偏生沿途均是肢陀平野，再不繞山而行，前面多有崇山茂林遮住目光，不能看遠。走時公明曾說，最好能夠追上虎女、公亮等三人，告以計策，途中如未發現敵人，便照方才所說計策，在天明以前乘著敵人縱酒荒淫、醉飽人倦之際大鬧一場。

稍得采頭，立即回村，一樣冒險，卻要穩當得多，並說，此時月斜不久，離明尚遠，賊黨雖有多人追敵未回，巴賊以為新來賊黨都是能手，東西兩山相隔尚遠，也許去的人自恃本領，乘機趕往香粟村窺探，一試身手。計算時間沒有這早回去，此時必在等候，想不到會全數伏誅，一人不回。

非到天明之後不致憂疑。中途如未遇敵，便不會有賊黨大舉來犯，至多派上幾個惡奴沿途探望。此去務要留意高處，如見有人，十九無能之輩，可速掩將過去將其殺死，最好一個不留，將人頭掛在兩山交界森林前面。如追不上虎女和婁、秦二人，那馬只能騎到賊巢左近松林為止，過去便是一片峰崖，可將馬放落，翻越過去，路近得多，並可遙望巴賊莊中虛實和兩山交界仇敵動靜。

正走之間，一見前面松林和那峰崖，心想坐下的馬一口氣飛馳了好幾十里山路，也該緩氣歇息。前面便是公明所說峰崖，騎馬無法上去，何不趕往崖頂一望，便和同行壯士商計。

為首一人名叫趙翔，笑答，「本來還可繞往崖旁下馬，這裡下馬翻山雖然較遠，但可順著崖頂，走往前面山頭翻越過去，道路更近。稍微費點手脚攀援也不相干，還可就著今夜月明，先看賊巢動靜。」

說罷，留下一人拿了信號旗花，將馬藏起，覓地埋伏等候；隨引公遐穿出樹林，翻山過去。一路攀援縱躍，剛到崖頂，目光到處，遙望西方賊巢業已成了一片光海，到處火樹銀花，五光十色，燦如繁星，西半天業被映成了一片紅色。相隔還有十來裡，看去

燈火已是這樣繁盛，再如近前更不知如何富麗，正在觀望，暗中察看左近山頭上有無敵人埋伏，忽見側面半山崖上有一條白影，映著月光銀箭也似往兩山交界一面馳去。

定睛一看，那人甚是矮小，身法快極，因相隔遠，看不甚真，正不知是敵是友，打算暗中追去。

忽聽同行壯士驚喜道：「婁大爺怎的此時方始走過，他比我們的馬按說要快得多，莫非中途遇見什事不成？」

公遐一聽白衣人是婁公明，看他孤身一人飛馳在山腰危崖峭壁之間，如履平地，其快無比。別的不說，單這一身輕功已是驚人，心中萬分佩服。忙照所行途向翻越過去。到了側面山腰一看，上面怪石磊砢，哪有道路？

先想走往山頂，順著山脊往前馳去，忽聽同行壯士低聲急呼：「山頂不能急走，須防敵人看見！」

公遐只得提氣輕身，連縱帶跳往前趕去。走不多遠，先聽銅鐘也似一聲獸吼，聽去彷彿耳熟，聲卻不大。急於趕路，也未在意。等由山腰繞出，縱落地上，繞過一條小溪，便是兩山交界的森林獵場。想起同來還有四人尚在後面，看神氣武功不弱，步法更穩，似想讓自己先走，故意落後，如何還不見到？

心中尋思，人已走出林外。因見四人未曾跟來，覺著不應離開這遠，這一面山腳又是一條廣溪，只盡頭一帶可以縱落，越溪而過才可穿林而出，此外無路，如何離開這遠？

正在奇怪，猛覺疾風撲面，眼前人影一晃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無知鼠輩，竟敢來此送死。」

公遐知被敵人發現，忙即往旁縱避，剛將寶劍拔在手中，看出對面來了三個賊黨。為首一賊手持鋼刀，正在笑罵，口發狂言，未了一個「死」字還未出口，忽然「噯呀」一聲翻身跌倒。同來二賊見狀又急又怒，也未看出那賊怎麼死的，各將手中刀一晃，同聲怒喝，追撲過來。

公遐也一橫手中劍，準備迎敵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雙方刀劍快要接觸瞬息之間，當頭一賊忽又翻身仰跌，連聲也未出，便倒臥地上，似已死去。公遐心方驚奇，還有一賊跟在那賊身旁，見同黨又倒了一個，當是公遐所為，但又不曾看出敵人動手，心方驚疑，稍微呆得一呆。

所行恰在一株大樹幹下，微聞頭上樹枝微響，公遐也正一劍朝前刺去，忽聽敵人噫了一聲，前面樹枝起伏晃動中，賊黨突然懸空離地而起，雙足亂蹬。事出意外，收勢不及，手中劍恰巧刺向敵人膀臂之上。

那賊當時鬆手落刀，手舞足紮，略一顫動便沒了聲息。公遐人已受驚縱退，定睛一看，頭兩賊山根好似被人用暗器打穿一洞，鮮血正往外湧出，死在地上。後一賊死得更怪，彷彿上吊一般，凌空吊在樹林之上，動手的人卻不見影子。

先見公明在前飛馳，當他所為，低喊了兩聲：「婁大哥，殺賊的可是你麼？」未聽答應。

那樹又高又大，枝葉繁茂，急切間也看不出上面藏得有人，心方驚奇，忽聽樹枝響動，一條白影突由樹上飛起，也未落地，直朝前面一株樹幹上躡去。手腳並用，疾如飛鳥穿枝，飛騰樹梢，接連幾個縱落，一閃不見。看去身材十分瘦小，面上好似蒙有面具。先見公明山腰行走，穿著一身白衣，也是這快身法，忙即跟蹤追去。

快要追出樹林，忽聽頭上有人喝道：「前面有敵，快些回去，等你同伴來了再走，免得打草驚蛇。」

聽去好似江南口音，像個幼童，心更奇怪。低問：「兄台貴姓？」也無回音。只得照著所說，回轉原處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三個死人已變了無頭死屍，首級不知何往。心想，此人真個異人。就這轉眼工夫，方才還在和我說話，賊黨人頭竟被斬落帶走。

同來四壯士忽由後面趕到，見面笑說：「寇二叔，今夜忽來異人相助，不必再照預計，我們不久便有熱鬧可看了。」

公遐問故，四人答說：「此時無暇多言，大約雲四姑和三爺、七爺他們業已入莊，這裡正當敵人來往之路，雖有異人相助，到底討厭。此時正好乘著他們未動手前，觀看巴賊莊中花燈，大約兩山交界守望的惡奴已被殺光，我們可由谷外繞到昨夜二叔所走的那條路，隔著山崖登高一望，便有熱鬧可看了。」